

# 美國新亞洲政策之檢討

陳紹賢

## 一 「尼克森主義」的彈性

去年七月廿五日，尼克森總統於訪問亞洲六國之前夕，在關島發表的談話，被稱為「關島談話」。它的要點是：美國將信守條約的承諾，但關於各國國內的安全問題，除受核武器威脅者外，期望各國自行負責處理；為消除大戰的危機，美國將支持亞洲非共國家的防衛團結，但不提供部隊，以避免另一類似越戰局勢；將來美國的對外政策，無論對亞洲或其他地區，都將是減少干預；美國對外的援助，將是幫助它們解決某些問題，而不是替它們解決問題；當美國對亞洲國家的軍事援助及軍事人員減少時，將繼續給予經濟援助。

「關島談話」是記者們的記述，事前尼氏聲言不得用「引號」。它的涵義不够明確，而具有伸縮的彈性。當時受到美國一般言論的好評，也有稱之為「尼克森主義」。後來美國朝野人士，甚至尼氏自己都應用過「尼克森主義」這名詞。今年二月十八日，他向國會提出的「世局咨文」中也提及此一名辭。

去夏美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斐特(Mike Mansfield)亞行回美之後，曾指稱「關島談話」是尼克森的「新亞洲政策」。這種說法，是認為「尼克森主義」是「新亞洲政策」的基礎。

關於美國「新亞洲政策」的理論根源，實施動向，及其意義可有不同的解釋，筆者於去年九月間寫「論美國的新亞洲政策」一文，在本刊發表(第九卷第一期)。一年以來，美國新亞洲政策的彈性運用，及其所受的實際考驗，無論見諸亞洲國家，或美國內部，都很複雜。而其面臨的危機，也都相當

的嚴重。凡此情勢之形成，原因之所在，都有根據事實，予以檢討之必要。

## 二 新亞洲政策一週年

一年來美國新亞洲政策的實際，可先從越南檢討起。

尼克森企求早日結束越戰，着重以「越戰越南化」，促成和談的成就；或在談判絕望下，越南已能單獨承擔其防禦任務，美軍也已完全撤回。

在過去一年中，美軍從越南撤出十三萬六千人，同時越南的軍事力量也在增長中，這是越南化的部分成效。但巴黎和談仍無進展，而美越間對「聯合政府」問題，歧見尚深。

以「聯合政府」方式解決越南問題，這原是美國會中反戰派的一貫主張。去秋，曼斯斐特參議員建議「迫使西貢接受組織聯合政府，準備新的大選，以打開和談的僵局」，更加獲得美國反戰份子的喝采。迨尼克森在聯合國第廿四屆大會發表演說，聲明美國對越政策的「基本目標，在求越南人民的自決」。此語復被反戰的大眾傳播所曲解，而宣傳聯合政府為結束越戰的良方。

越南政府的反對立場，立即表達於阮文紹總統對電視訪問及對英國會議員訪問團的談話。阮高祺副總統也對紐約時報記者史密斯說：「美國人的越南聯合政府構想，是一種自欺的想法。」

今年七月卅日，尼克森對記者會說：「我們反對(越南)聯合政府，無論是經由談判的或強加上的。」幾天之後——八月四日，白宮發言人齊格勒(Ronald Ziegler)宣稱：「美國政府準備接受越南經談判成立的聯合政府。」記者要求他澄清其與尼氏的話前後矛盾，他答道：「總統的意思是指

反對不包括阮文紹政府代表的聯合政府。」

一年以前，美國向巴黎談判提出的主要建議，在國際監督下，一、非越南部隊一律按期撤出；二、雙方停火，同時交換戰俘；三、越南人民自由選舉，組織政府。共黨則堅持其「十點方案」，且強調美國須無條件全部撤軍；並放棄支持越南政府，另組臨時政府，籌辦選舉。雙方距離甚遠，會議和私下談判都無進步。

邇來華府因國內反戰勢力增長，且其引起的政治、經濟、社會和青年等問題之嚴重，迫得為解開和談僵局，而有兩項新的政策性構想：一、擬就越共佔據地區的面積，作為分享政權的比例；二、擬由越南反共組織的代表與「南解」的代表合組一特別機構，監督越南的選舉。

據華盛頓郵報駐西貢記者凱沙爾（Robert Kaiser）報導，羅吉斯七月初訪問西貢時，曾以這兩點新構想面商於阮文紹，而阮氏的反應冷淡。七月十九日，阮氏對哥倫比亞電視訪問說：「我們絕對反對在他人強迫下組織聯合政府」。

美國新任和談首席代表布魯斯（Davis Bruce）赴巴黎時，外電紛傳他攜有政府的「新建議」，並授權他作「大幅度彈性」的談判。據推測「新建議」是該兩項「新構想」所形成的。剛在此時，白宮發言人發表上述的該項談話，當非偶然的巧合，可能為促使共黨認真談判。

可是共黨故作冷靜，並以謾罵攻勢施於布魯斯之後，阮春水和阮氏平纔先後囑咐返抵巴黎，談判在秘密進行中。據國際前鋒論壇報記者沙布（Anatole Shub）報導：秘密談判的中心問題是組織聯合政府；越南的中立派要人和法國的外交官員都有接觸與活動；阮氏平曾表示「可由楊文明等組織過渡的和平內閣」。（註一）

九月十七日巴黎和談舉行第二四五次會議，阮氏平提出一項「新的八點和平計劃」，建議：美國先保證於一九七一年六月卅日前盡撤在越美軍；然後雙方停火並談判釋俘問題；「在越南的共軍問題，由越南共黨各方面自行解決」；越南政府由一個「中立的政府」取代，與越共革命政府及各派人士組成聯合內閣，選舉並籌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組成新政府。

這些計劃的提出，表明了越共是以「戰勝者」的態勢出現。華府會接受此種投降式的「計劃」嗎？這是一個大疑問。如果萬一它為着急於在中期選

舉（十一月三日）前獲致和談的某種結果，而不惜犧牲越南的自由，以換取其國內暫時的安定，則其新亞洲政策之於越南，不啻是變質了。然而以今日越南的政治進步，軍力壯大，以及亞洲人民反共團結堅強，越南是不會被出賣的！

其次，看東局。

半年來柬埔寨局勢的變化，起於美越聯軍五、六兩月在東境掃蕩北越的庇護所。美國此一軍事行動的主旨，據尼克森四月卅日晚的廣播演說，可歸納為幾點：美、越聯軍進入東境廿一哩的共軍基地，這基地被北越和越共佔據五年，破壞東國中立和主權，也顯已危及在越美軍的生命；美國採取此一行動，非為擴大戰事到東，而是為要結束越戰，贏得正義的和平；美國已經並將繼續盡最大的努力，經談判來終止越戰；一旦敵軍被逐出庇護所，且他們的軍事給養被摧毀，美軍立即撤回。

入東美軍已依原定期限，於六月卅日前完全撤出了。六月卅日，尼克森發表長篇聲明，其中關於爾後美國對東的政策，提出幾項方針：一、美國不再有地面部隊進入東國；二、對於敵人通過東境運送補給或人力，以重建與越戰有關的基地，美國在東政府許可下，將進行空中攻擊，以保護在越的美軍；三、美國將以小型武器和適當裝備的軍援，供給東政府，協助它保衛東國的中立與獨立；四、美國將鼓勵和支援願意以部隊或物資供應東國的國家，並贊助亞洲國家為幫助東國保持中立與獨立所作的努力；美國了解越南部隊將留駐東境，為着防止敵人沿越南邊境重建基地，為着協助越籍平民的撤出，且為着東國受北越侵略時，都得應東政府的邀請，作適當的支援。（註二）

尼克森這項宣告，大致符合其新亞洲政策的原則。華府對接東的措施，除在五、六兩月給予東國緊急軍援八百九十萬美元外，八月十九日，雙方在金邊訂立本年度內美國供給東國軍援四千萬美元的協定，作為小型武器、彈藥、交通設備、零件及訓練的需用。華府為對付其國內的新孤立派，強調接東是為保護在越美軍的安全，並維持東國的中立與獨立，而非為支持龍諾政府。

越南因國內防務需要，已陸續調回其駐東的部隊。泰國因接東軍費問題尚在與美國談判中，除在泰受訓練的部分東籍志願軍已入東作戰外，泰軍尚

未赴援。東國東北一帶已先後被北越佔據。金邊久已在共軍威脅之下。據九月十五日國際合衆社駐金邊記者弗洛斯(Frank Frost)報導：八營東軍在金邊北部五十哩被北越軍包圍。最近東軍有時改取攻勢，但無進展。

美軍執行空中射擊任務，難於挽回東國的軍事劣勢。駐東美軍官早已有此預斷。(註三)近兩月餘來的事實，每多應驗。

看目前東國的情勢及巴黎談判顯現的危機，可知美國對東政策在軍事上雖有短暫的成就，但在政治上已是失敗了。

再次，看寮國。

尼克森政府的寮國政策，是循前任的路線——援助文保將軍(Gen. Vang Pau)領導的土著部隊，以支援中立的溥瑪政府，抵抗北越和寮共的侵犯；對北越在寮境的「胡志明小徑」，則實行空中轟炸，以保障在越美軍的安全。

今年四月杪起，美越聯軍摧毀了北越在柬的基地，並切斷了施亞努港的運輸線。北越為另建其庇護所及鞏固「胡志明小徑」的供應線，轉向寮國加強進攻，除已先佔據的阿督坡和沙拉灣之外，威脅了波里文高原(Boilvens Plateau)附近的政府軍據點，迫得溥瑪宣佈寮南六省進入緊急狀態。寮共要員昭述旺塞聲稱：「共軍在寮南如此進展，是對美國侵略的一種防禦反應」。(註四)

北越在寮得勢之後，即加緊訓練寮共軍，陸續開入柬境，參加越共作戰。七月間共軍攻暹羅機場敗退後，發現許多寮共軍的屍體。

北越在寮南的軍事進展，寮共視為「水漲船高」。寮共頭子蘇法努旺於今年六月間向溥瑪提出的談判建議，比較三月間他所提的強硬得多了。這兩次「建議」中除要求美國停炸寮境和撤出美軍人員一項相同外，六月的「建議」特別加些攻擊「美帝」的詞句，且以「印支人民」團結反美的態勢出現。

溥瑪曾懷疑美國的新亞洲政策。美軍入柬之後，他曾對記者說，如果美國要對寮採取對柬的同樣行動，他將反對。他也屢次表明，他切盼與寮共覓致和平妥協。最近寮國會部分議員指責他無政策，無能力。他答以：寮共也是寮人，祇是思想不同而已；政府要找尋適當途徑，去達成彼此合作。

九月三日溥瑪赴路沙卡(Lusaka, Zambia)參加不結盟國家高層會議

，道經巴黎時，曾電邀蘇法努旺於下月初到巴黎會談，「共同謀求恢復寮國的和平與安定」。據美聯社電訊，永珍的觀察家認為蘇氏將不接受此項邀請。此種推測，似是有根據的。今日之蘇法努旺是以優勢來與溥瑪談判的，他當不會「移樽就教」。何況八月間雙方已同意談判地點可在康開——寮共的佔據地。且談判的態勢和內容當非蘇某所能自主。他的背後不但有北越，而且還有毛、俄的矛盾關係。

迄今為止，美國在柬的短期行動，給東國帶來的是一面黑暗的陰影。

又次，看泰國。

泰國原是支持美國援越政策最力的國家之一。美國為顯示其援越作戰為「得道多助」的義戰，需要取得東南亞公約若干國家的參加。泰國以戰略地位及國家利害的關係，對參戰的貢獻很大。只就美空軍使用基地來看，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美機停炸北越前，美空軍執行對北越空襲的任務，三分之一以上出動於泰國的烏杜堡(U Tapao)基地。後來轟炸「胡志明小徑」及對寮北文保部隊的空中支援，一直到現在為阻遏北越軍入寮而作的空襲，大都還是出發於該基地。

在詹森政府後期，泰國鑒於美國援越政策迭起動搖，繼以美國府、院(參議院)之間掀起「美、泰秘密協定」問題的爭執，泰國表示不滿，要來談判撤回駐泰美軍。撤軍問題雖經達成初步協議，但雙方的芥蒂仍然存在。

七月美軍離柬之初，泰國原有派軍援柬的意向。當與華府商談間，美參議院通過削減駐越的泰、韓軍補助費，同時美國言論界指稱援越的泰軍是僱傭兵，更引起泰國當局的憤慨，而於安格紐副總統訪泰前夕，宣佈將行撤回駐越的一萬一千泰軍，說是因需要增防泰寮和泰柬的邊界。

八月廿九日安格紐抵曼谷。據是日國際合衆社曼谷電訊：「譚納外長對記者透露安格紐今日告知泰國領袖，美國將繼續軍經援助泰國。他也提到越戰越南化計劃。他儼總理告以越南化不能解決問題，共黨必會在寮、柬、泰等地燃起戰火，故必須同時在這些地區對共黨作戰。譚納也說：泰國並不懷疑美國援助的誠意，但埋怨美國某些份子要把越南奉獻共黨。當被問泰國已否決定派軍援柬？他答：泰國的優先考慮，當以如何從政治和外交的努力，去解決東局，但假如該局勢威脅到泰國的安全，就祇有採取保衛國家的行動。」

倫敦泰晤士報八月卅一日刊載這次譚納的談話，其中有一段顯係對他儂的意見之引伸——譚納說：「我們強力支持尼克森主義。但是，如果該主義祇集中於越戰越南化，或只在單獨支援越南，那末，為共黨侵略目標的其他國家，甚至越南本身，將不能成功地抵抗共黨的威脅和侵犯。」又說：「安格紐已允諾『東南亞化』(South-East Asianization)的建議，並謂他會把這建議提請政府和國會決定。」(註五)

儘管安格紐有支持「東南亞化」的熱誠，但那是個遠景。值此東局緊急之際，曼谷不能出兵赴援，這無異否定了華府對美軍離東後的援東計劃。美國的新亞洲政策經不起此一考驗，主因在於參議院鴿派的從中作梗。安氏的諾言能否實現，有繫於今秋選舉的結果如何。

最後，看韓國。

美國將從亞洲各國陸續撤兵，這是其新亞洲政策的一項目標。此目標指向韓國時，發生了強烈的爭執。雙方初在檀島談判，未獲協議。八月廿五、廿六兩日，安格紐與朴正熙總統在漢城三次會談，仍無結果。

現在駐韓美軍六萬二千，華府預定先撤回兩萬。韓國認為須先商談其國防現代化計劃，然後纔談撤軍問題。此項計劃為期五年，在此期間需用三十億美元，要來美國負擔。並建議修訂現行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或以照會方式，保證韓國受共黨侵略時，美國立即派兵支援。

美國對於加強韓國的防務，表明將由日本調一大隊F4幽靈式戰鬥轟炸機常駐韓國；供給特種偵察機，偵察夜間潛行登陸的船隻；保證提供額外軍援，俾加速韓國國防現代化；重申對共同防禦條約的遵守。

雙方距離如此遙遠，以致朴、安會議終於不能發表聯合公報。惟有一項程序上的妥協，就是兩國間對「美軍撤回」會議與「韓國安全保障」會議，今後同時舉行。安氏離韓後，美陸軍參謀總長魏摩蘭將軍於九月一日飛抵漢城，可能為此兩種會議的事項，須與韓國當局進行商討。

美國以為韓局漸臻穩定，南韓生產力增長，足資加強國防，對開始分期撤回美軍，勢在必行。韓國則以北韓伺機南侵，情勢緊迫。北韓頭目金日成有「明年統一韓國，以慶祝其六十壽辰」的囑語，却暴露他的侵略野心。所以漢城認為此時美國撤軍，無異鼓勵金酋串同毛共發動南侵的冒險。

美、韓間此種歧見能否妥協解決？這是美國新亞洲政策的一大考驗。

## 美國新亞洲政策之檢討

### 三 政爭影響對外政策

美國共和黨執政年餘以來，對其國內若干嚴重問題，如通貨膨脹、物價升高、經濟蕭條、失業增加、種族糾紛、犯罪繁多、青年吸毒、校園騷亂、以及環境污染等，或則未能徹底解決，或且變本加厲。人們每認為中南半島戰亂未止，為美國這些現象存在的主因，而反戰勢力益形猖獗。加以中期選舉接近，一班政客競相利用這種情勢，以推進其政爭企圖。左傾學人和言論機關每為之推波助瀾，期能造成形勢，迫使政府改變對外政策，早日退出亞洲。

共和黨政府對越南聯合政府問題的立場動搖，受參議院中新孤立派壓力的影響至大。近來美國新孤立派的政爭戰略，似乎在放棄青年的搖旗吶喊，而利用專家學人的煽惑言論。只看最近夏季號的「美國外交季刊」前三篇文章，對華府的中南半島政策，全盤否定。三位作者的觀點偏差，或論據牽強，殊失學者的公正立場(註六)。

關於中南半島政策問題，美國府院間的爭執，表面上是法定權力問題，實際上是政治問題。例如，政府的「越戰越南化」政策，是以美軍撤退的進度，配合越南防衛力量增強的實況。但部分參議員却要硬性地明定完全撤軍的期限，如見於哈斐特和麥哥文所提的終止戰爭案(Hatfield-McGovern Amendment 即軍事採購法案修正案)。此案已經參議院五五票對三九票否決了。

參議員們以行使國家財政控制權，作為禁止政府的對外援助，這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如參議院通過的古柏—邱池修正案(Cooper-Church Amendment)，經眾議院否決，現在兩院協商階段中。但經參議員傅爾布萊特(William Fulbright)的接棒，參議院已通過他的一項軍事採購法案修正案，禁止政府對支援東、寮的外國軍隊給予軍援援助。

傅案中所謂「外國軍隊」，顯然是指越南和泰國。東、寮都與泰國毗連，有如唇齒相依。泰國的援東初衷受此打擊，難免對美國政策失掉信心，儘管安格紐此次在曼谷解釋：參議院的某些行動，不足以表達政府的觀點；傅案的通過，不一定能成法律。泰國當局能否接受他的解釋？還是個問題。美

國內部政爭對其外交的不良影響，像近來美、泰的關係失常，是個明顯的例證。

政爭左右了外交，在美國歷史上並不鮮見。但是，他們對嚴重的對外事件，常能本「兩黨外交政策」的精神，摒除私見，為國家利益與世界和平，共同支持政府的對外行動。這種「兩黨外交政策」的成功，每賴國會領袖——尤其是賴非執政黨而為國會多數黨領袖的精誠與毅力。像二次大戰後，范登堡參議員者（Sen. Arthur Vandenberg），今已不復見了！

#### 四 當前的危機

尼克森政府的新亞洲政策，不僅受其國內新孤立派的阻撓，而且被蘇俄和毛共所破壞。它們要延長中南半島的戰爭，以困扼美國，迫得它退出亞洲。對此目的，毛、俄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它們使用的方法。換句話說，它們都在準備爭奪美國退出後的亞洲，但目前運用的策略有別。

蘇俄的策略，對越戰及對東局，正在作雙管齊下的運用：

一、對越戰：莫斯科藉反美「侵」東，以爭取河內對它的依附關係，首由柯錫金於五月四日宣佈，由於印支半島情勢嚴重，「蘇俄將重新考慮給予北越的援助。」跟着就是六月十一日簽訂一項新的軍援北越協定。莫斯科此舉大有助於北越在東境的軍事重整，而迅速地向東東北發展，以與寮南的北越軍結合，壯大聲勢。因之，美國進軍東境為促河內認真談和的希望，也就落空了。這是蘇俄拖延越戰，困擾美國，又一次的成功。

二、對東局：由於北平搶先製造了施亞努偽政權，且毛記共謀已大量潛入東境，實際上控制了「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和「柬埔寨王室團結政府」。蘇俄為阻止柬埔寨淪於毛共，所以不承認施某政權，而維持與龍諾政府的關係，且曾照會它「勿改變柬國多年來保持的中立政策。」

金邊久受北越和越共的圍攻威脅，而屹立不搖，柬國軍民的反共意志堅強，越南部隊和美國空軍的適時支援，都是因素。蘇俄不願河內為施某火中取栗，而便宜了毛共，可能也有關係。

毛共的策略，為繼續展開中南半島的「人民戰爭」——也即為毛共的「代理戰爭」，而其做法，對北越，則與蘇俄爭取對它的影響力，以防止蘇俄

利用巴黎談判作為與美國妥協的交換條件。

毛共對東局的做法，為利用「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作其共謀活動的掩護，同時培養東共的力量，如其過去之扶植越共一樣。

對於寮局，毛、俄的策略運用也相矛盾。毛共注重爭取蘇法努旺領導下的寮共，並從中破壞其與湄瑪政府的和談，一反蘇俄在促使該項和談能有進展。同時毛共懲動北越不從寮境撤軍，俾美機不能對「胡志明小徑」停炸，使得寮局和談不能實現。蘇俄則接受湄瑪的要求，勸告北越撤減在寮部隊，換取美國停炸，期能實現和談。蘇俄如此做法，顯為防止寮國落入毛共的魔掌。

羅吉斯國務卿當然明瞭毛共的這些陰謀。他於七月九日對日本電視訪問說：「我們認為中共當然是中南半島前途的關鍵。」可是他還是天真的希望毛共能理智地與美國商談和平相處問題。（註七）

由上觀察，可見毛俄對中南半島的不同策略，是發自它們的侵略野心之衝突，而其對美國新亞洲政策之打擊，則無二致。新亞洲政策的目的是在求致亞洲的正義和平，而毛、俄的目的恰恰相反。在此情況下，即使美國能繼續撤回其部隊，但空中支援和軍用接濟伊於胡底？而其對內會助長反戰的暴動及政爭的惡化，對外將降低其國際的聲望，這都是美國當前的危機。

#### 五 美國何去何從？

今日美國面臨的這種危機，有其遠因和近因。主要的遠因，在於一九六五年越戰升高之後，民主黨政府仍持「不求勝」政策，因循應付，致戰爭曠日持久，增強了國內外的反戰壓力，迫得華府輕信莫斯科的「保證」，無條件停炸北越。於是壯大了敵人的戰志，所謂和談只供其愚弄而已。

主要的近因，却在於美國的內部政治問題。尼克森繼任總統，但他的共和黨在國會兩院都屬少數。加以部分議員或受反戰勢力的影響，或為個人政治的投機，對政府的亞洲政策措施，每加阻撓或反對。甚至以提案或聽證的方式，企圖否定政府的政策。這種活動對敵人大有裨益。誠如安格紐所說的：「哈特斐德、麥哥文和他們的同盟者將於四個月內免費供給敵人所要的東西，（指哈——高所提修正案，主張限期完全撤軍。）敵人還會對美國讓步嗎

？（註八）

共和黨政府對消除或緩和此種危機，也寄望於今秋選舉的勝利。我們知道，美國的兩大黨制與英國的不同，尤以議員的黨性強弱差別為甚。美國議員每衡量個別法案與其本身，或關係團體，或選區民衆的利害關係，而決定贊成或反對，非若英國議員大都依其黨的決策，表明贊否。因此之故，即使共和黨能於下屆國會兩院增加若干席位，但對政府政策的支持，恐難有足夠的力量，可以轉變現在的形勢。

尼克森政府根本之圖，需要由徹底檢討其新亞洲政策實施的得失，而決定何去何從。據各外電常報導的，像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對越南政策的說法不同；國務卿與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政見相左；副總統的撥東言論突出總統宣告的對東政策。諸如此類的情形，都會影響政策實施的功能，而當設法消除的。

近十年來，華府當局對外交政策的制定與運用，都注重彈性（Flexibility）。基於「尼克森主義」的新亞洲政策，更見其彈性幅度之大。去夏尼氏在曼谷發表美國支持泰國抵抗侵略的談話，好像給他幾天前的「關島談話」加上了一些牙齒。今年四月杪，他對美軍入柬的宣告，強化了二月十八日他的「世局咨文」中之有關立場。可是六月底前盡撤在柬的美軍，且對東局的善後不能作具體有效的安排，這又反映出該政策的脆弱了。

如果新亞洲政策的彈性運用，偏向於消極性，而凍結其積極性，則所謂「遵守條約承諾」的保證，將使亞洲國家失却信心，而各謀自保。中立的國

家可能飲鴆止渴，投靠共黨；反共的國家為著防衛，可能集中全力，增強軍備，甚至為核武器之追求。任何此種情勢將導致亞洲乃至世界的禍害，實在不堪設想！美國新亞洲政策何去何從，現在是它抉擇的時候了。  
五十九年九月廿七日完稿

註一 New Phase in Paris Talks, Internat'l Herald Tribune, Sept. 2, 1970.

註二 Excerpts From Nixon's Cambodia Report, New York Times, July 1, 1970.

註三 Air Power Efficiency in Cambodia Doubted. New York Times, July 7, 1970.

註四 Hazards for Laos in Indochina War, The Guardian, Manchester, June 23, 1970.

註五 SE Asia Aid Plan backed by Agnew, Times, London, Aug. 31, 1970.

註六 Indochina, Foreign Affairs, An American Quarterly Review, July, 1970, pp. 601-647.

註七 Rogers on Japanese TV, Internat'l Herald Tribune, July 10, 1970.

註八 Spiro T. Agnew, No Security in Retreat, Internat'l Herald Tribune, Aug. 21, 1970.

# 毛共最近對外動向之研究

尹慶耀



從去年五月到現在，毛共新任和返任「大使」已達廿八人。香港「大公

報」透露，今年訪問大陸的外國代表團連同重要個人，九月七日以前共三十九起。又據悉，十二個代表團經毛澤東接見，毛共也派出十幾個代表團外訪

。說毛共已積極發動外交攻勢，并無不妥。

毛共攻勢在自由世界引起若干值得商榷的反應和議論，本文擬就此加以探討。不過：（一）研究毛共問題，應以它的九大文件，全會公報，各種紀